





圭齋文集卷之七

崇禎年銘鏞編集

安成後學劉鈺校正

序

防里歐陽氏族譜序

歐陽氏之初望出兩郡千乘中絕今存者皆渤海裔也  
 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易考文自唐以後譜學久廢我  
 文忠公最先倡之其譜牒視他姓氏宜為先備今或不  
 能然則以子孫衆多轉徙不常也吾家自趙宋淳熙丁  
 酉高祖八府君自防里遷劉之馬渡曾大父宜軒先生  
 自馬渡遷長沙大父澹軒先生及先太常渤海伯復居  
 于瀏聞八府君在時間歲一至防里由曾大父而下仕





學四方至者蓋鮮獨幸我族屬不可鄙夷而得叙其世  
次焉頃予在朝防里族兄奇翁先生遣姪勞予京師去  
年謁告南歸又勞予于家且囑叙其譜焉余方約為譜  
亭之行當得備詢而悉載之未幾予環之使至是以不  
果來也因念吾宗之盛儒者又多譜或不一致貽先正  
巽齋公之恨然以予今日之事觀之又何恨乎昔人耶  
雖然族譜之作將以重倫紀厚風俗使其子孫知源委  
之所自足矣必求如唐人之譜學自受姓以來皆有可  
考則固有難者矣無已則用吾文忠公之法姑叙防里  
之近者焉則庶乎其可訪求也譜留予所半載迨將北  
行乃叙而歸之奇翁以俟他日

### 彭氏族譜序

分宜彭氏其先東漢長平侯宣居淮陽傳九世至北齊  
陳留王樂居安定又八世唐禮部侍郎景直居瀛州子  
構雲避天寶之難遷江右傳四世為安定王玕居廬陵  
玕兄弟五人為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大傅大  
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為  
顯宦五世孫嗣慶復遷分宜縣南之珠溪今珠溪族甚  
盛或隱于林麓或顯于王門卓犖豪傑世不乏人或明  
經而脩進士之業者殆不可量子嘗讀彭氏家傳王雄  
據一方士馬精銳數與淮陽爭衡湖南馬楚為之請于  
後唐錫爵崇貴迹其材智英毅豈下五季諸雄哉惟能



自處冲抑不竊位號故其子孫衆多美譽不墜此殆鬼神  
神之福謙者歟傳又言王享年九十有八繼學不衰子  
弟後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非有絕人之資不至  
是也抑彭氏世有聞人爵為侯王長平侯以文學陳留  
王以武功安定王資兼文武繼自今為子孫榮耀先訓  
箕裘先業文武以應國家之需則是顯融者豈有既哉  
珠溪之彭吾防里之歐陽族望相同婚姻相繼故叙是  
譜不辭

### 白石周氏族譜序

六朝以來家有譜系之學又有譜系之書隋經籍志載  
天下郡國族譜若干卷吉州譜八卷洪都袁州稱是江

右諸郡詳他郡也唐世此學此書盛行五季淆亂四方  
割據馬殷在湖南獨能輕徭薄賦又招納賢者故中州  
名家士多歸之後以希聲兄弟爭國士稍稍散去今觀  
廬陵周氏族譜言其先世避地江淮丁馬氏亂復徙金  
陵蓋唐末自中州依馬氏及亂而遷此亦當時之一族  
也但譜云江淮當作江湖殷境土未嘗及淮考之馬氏  
失國既久南唐始亡周氏府君羨仕唐至僕射理宜然  
也由僕射迄今冠蓋不絕屢遷而不替則周氏之德其  
盛可知矣孫名師韓者有志於譜又備錄而刻之猶予  
諒以刻本至京賤余求志其快夫譜學廢譜書亡已久  
余何幸見古道於周氏然余嘗以杜君卿作通典詩譜



書具存而杜不紀錄為可恨今則無所於購矣適承勅  
脩經世大典偶見周譜因附著予感於斯且志吾廬陵  
之人尊尚氏族其來甚遠也

### 後林周氏譜序

廬陵周叔量以其族譜謁余序其端予序南北大姓多  
矣求其自受姓以來世系不絕歷歷然可考者鮮蓋由  
世變相承或斷續於南北六朝之離合或散逸於五季  
列國之紛爭往往而是也唯代有聞人出而振起之及  
有卓識之士當世變之來善擇地以處則族可至不絕  
譜可至不墮也予觀周氏始遷周原迨漢之爵徹侯者  
有其人又降而為魏博士歷晉至北周為長安之周甚

盛涉隋至唐中葉唐君環顧融于時至四世咸遭世有  
難避地金陵五世矩事南唐為御史晚愛廬陵山水之  
秀可居遂依郡公楊疎而家焉即今之西昌宋初有曰  
史館學士有曰光祿僕射皆傑然表於其族淳化而下  
官業日盛朝廷賜其所居里曰爵譽六世倩又嘉安成  
泉石之勝曰後林而徙居之內附後子孫亦能輯其前  
聞由是詩書之澤與爵譽相輝映蓋九世于茲矣叔量  
受知當揆被選為公府掾會有特旨省臺通用南北士  
遂應令首為御史臺掾遷臺照磨進中書檢校官因思  
近代名公卿有自以先世或闕於偏方不獲有聲於中  
國及貴徙居中州頗為士論所少今觀叔量之際遇則



為子孫相攸唯當以山水風俗之美若地里之僻左自當遇大同之世推一世之公也雖然居者種德以茂其後行者畜學以發其身亢宗之道在是而已爾叔量名浩學行偉然時譽歸之後林周氏之復盛其助於斯乎

### 廬陵中州劉氏族譜序

前代藝文志載郡縣氏族書甚多士君子若唐路氏宋呂氏明譜牒之學學者亦不乏人近世氏族書散失士於譜學無聞中州故家屢更兵燹仕者投牒天官曾大父大父或犯其諱其族譜可知矣江南內附多不煩干戈承平既久冠蓋之族幸遭明時涵濡深仁往往治其家譜不知者以為一家之私事知者則以昇平之遺棄

觀於此至正壬午十月余訪族就醫於宜陽道經南泉與中州劉君西巖及宗海會于山中出其所脩族譜眎余徵余叙其事廬陵劉氏之顯者獨多於郡中州族自廣平來始祖紹聞府君傳至今歷十有七世詩禮相仍簪紱相踵試閱其編支分派別昭然在目西巖宗海二君之用心可謂勤矣予族宜陽而家瀏居間屢欲訪族而阻疾聞族有善醫往即之中途見劉氏族譜私竊自喜知吾族之必可訪疾已者幾半故因其請而樂叙其帙端紹聞歸宋積官運使其子有與金陵李氏姻戚者蓋大姓也其詳見王城山先生及宗海自叙云

### 國朝名臣事略序



應奉翰林文字趙郡蘇伯脩年弱冠即有志著書初為  
胄子時科目未行館下士甚言詞章講誦既有餘暇月  
筆札又富君獨博取中朝鉅公文集而日錄之凡有元  
臣世卿墓表家傳往往見諸編帙中及夫閑居紀錄師  
友誦說於國初以來文獻有足徵者彙而粹之始疏其  
人若干屬以其事中更校雙言擲去而導存抉隱而蒐逸  
久而成書命曰國朝名臣事略他日余與伯脩同預史  
屬從借讀之作而歎曰壯哉元之有國也無競由人乎  
若太師魯國淮安河南楚諸王公之勳伐中書令丞相  
耶律楊史之器業宋商姚張之謀猷保定冀城東平肇  
昌之方畧二王楊徐之詞章劉李賈趙之政事興元順

德之有古良相風廉  
臺府志善之  
班可記也太保史師三太與天人之學後川容城蓋節  
之特異代豈多見哉至於國徒文正公尊主庶民之術  
所謂九京可作我則惟武子乎幾坤如許夫人才當輩  
出伯脩是編未渠央也姑志余所見如是云  
廬陵鍾氏通鑑綱目書法後序  
昔司馬文正公變紀傳為編年作資治通鑑宋文公稱  
變其法且寓所去取焉是謂綱目讀是書者夫人以為  
春秋三傳之遺意也夷攷文公生平於易詩書禮或自  
傳註或屬門人皆有成書獨春秋缺焉至胡氏傳又選



建信未之確然則綱目何為而作耶蓋嘗求之春秋者  
專史舊文說者謂直書其事美惡自見初未嘗拘拘於  
義例者愚蓋不敢必以其言為非也若司馬公別志存  
筆或已見於著書之名而予奪權衡時有可愜文公意  
之故有是作為初意固有間矣書王宗周天下是時有  
與周同稱號者乎黜魏帝漢有說也乾侯之公在是也  
書度之帝王乎帝乎故知是書於春秋所以異之跡則  
知所以同之旨矣推二大節引而申之書法斷不誣矣  
遂時儒者疑為文公未脫舊書或疑為門人之作皆  
未究所以作綱目之志云爾盧氏編年所事於是  
本餘此辭而後事以求度綱目

忠史序

曰通鑑綱目書法曾其歲年余從友人鄂省宰屬馮君  
子羽得而讀之二復歎之曰春秋微公毅啖趙諸說猶  
可綱目微錙氏書誠不可也何時歸青原故鄉願即先  
生一二而揚確之始志余說于快末

忠者盡己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  
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今語人曰臣事君以忠  
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  
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  
也禮記所謂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  
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



然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  
必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  
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推已二者出乎其間  
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所  
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曾其嚴乎番易楊玄翁有見於此矣大父通  
守左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正直聞臨難以死節著玄  
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  
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苟無愧於盡已者悉  
錄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

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瞭然不繆於古人  
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  
涵養省察之功蒞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直言極  
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  
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塞賢人隱  
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讞書既表章之猶  
恐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  
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

虛籟集序

古人之詩被之絃歌其入人之深猶有待於聲今人之  
詩簡牘而已或一字之工一言之妙真能使人心存而



不忘以是徃徃知音於千里之外會心於百世之下求  
其所以然而莫知孰使然非天乎愚讀秀江縣春洲詩  
清曠簡遠擬古精到有韋柳風而自名其集曰虛籟嗟  
乎瓠者吾知其為匏簫者吾知其為管今吾與春洲神  
交冥漠於不識不知之鄉讀其詩愛其人吾不自知吾  
為何心此蓋南郭子綦之所為隱凡者耶抑又聞達人  
之詩猶治世之音人未達世將治有識者察焉天地間  
有無相推虛實相感聲之妙萬物者其在乎此孫君勉  
乎哉吾有以知君矣題而歸其詩

至正條格序

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書省臣言大元通制

為書續集於延祐之乙卯頒行於至治之癸未距今二  
十餘年朝廷續降詔條法司續議格例歲月既久簡牘  
滋繁因革靡常前後衡決有司無所質正徃復稽留奸  
吏舞文臺臣屢以為言請擇老成耆舊文學法理之臣  
重新刪定為宜上乃勅中書專官典治其事遴選樞府  
憲臺大宗正翰林集賢等官明章程習典故者遍閱故  
府所藏新舊條格襍議而圖聽之參酌比較增損去存  
務當其可書成為制詔百有五十條格千有七百斷例  
千五十有九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有四日右丞相阿  
魯圖左丞相別里怯不花平章政事鐵穆爾達識鞏卜  
班納麟伯顏右丞相搠思監叅知政事朵兒職班等入



奏請賜其名曰至正條格上曰可既而群臣復議曰制  
詔國之典常尊而閣之禮也昔者周官正月之吉始和  
大宰而下各以政教治刑之法懸之象魏挾日而斂之  
示不敢褻也條格斷例有司奉行之事也甫刑云明啓  
刑書胥占其所以從來遠矣我元以忠質治天下寬厚得  
民心簡易定國政臨事制宜晉叔向所謂古人議事以  
制之意斯謂得之請以制詔三本一置宣文閣以備聖  
覽一留中書藏國史院條格斷例申命鈔梓示萬方上  
是其議於是屬玄叙其首篇玄乃拜手稽首揚言曰人  
君制法奉天而行臣知事君即知事天敬君敬天敢不  
敬法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

哉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又曰雷電皆至豐  
君子以折獄致刑二卦之象為雷為雷所以明天威也  
繼自今司平之官執法之士當官蒞政有徵是書毋瀆  
國憲毋干天常刑期無刑實自此始亦曰懋敬之哉

奕序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  
事已徧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為投壺且寓禮焉因數  
之意為奕且寓智焉其初皆足以養其良心而合乎張  
弛之道者也投壺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  
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  
焉足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久廢而二事以為



伎精之者徃徃名世焉廬陵嚴德甫善奕初集奕法為書晏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增益之奉禮青城楊君以書來為之求叙將鈔諸梓以廣其傳予性狷且拙少賤力學乏暇於琴於奕皆懵然每為大夫士所哂揚君之請愧不能言奕之幽眇以答之姑叙其所知者如是

考古臆說序

昔誠齋先生解易取史事以證爻辭安成李廷傑上書取史事以言時務皆能極事變而盡物情非特足以垂來世之戒推而行之有足以救當時之弊然非學博而義明焉能援據如是之精覈論訂如是之詳切耶舉子學東臺於燈窓求籠篋主司之問立志已在於進取為論何恠於迂踈廷傑此作志在祛時蠹而起民瘼豈切切為功名計耶宜其剴直而無諱明白而可行也閑中閱此知山林中有識時之俊憂世之士如廷傑者第未用爾用則於斯民豈無所裨益乎

鈐岡續志序

郡縣之圖志何為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為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畧也而考其有污萊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乎在私者有暴橫乎因



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者乎有可濯  
磨而作新者乎治之而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  
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  
一日而闢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  
謀作縣志尋復不果淳祐黃尉始克成之混一以來更  
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尚之為尹百寮具舉乃作鈐岡  
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叙族至邑南之防里侯以予  
於是邦寔多桑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  
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芻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  
之意非徒以廣紀載備考訂而已將以為勤政之一大  
助也推本作者之意黽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

矣乎

風雅類編序

風雅之道先王治天下一要務也風即風以動之之風  
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身能動物也本於邦國播於樂府  
薦於郊廟以考風俗以觀世道尚矣然惟其聲不必惟  
其辭故有聲而無辭者有之無聲而有辭者無有也孔  
子論韶舞本惟其聲武王所遭遇與舜不同世儒因其  
不同而優劣之未必聖人意也周衰風雅道熄既而聲  
音之學寢廢無已而求言辭之間則後世詩為近蓋其  
志氣之盛衰意趣之高下音節之淳漓於風俗世道猶  
有可考者是以君子有取也袁君懋昭作風雅類編介



予宗姪貞為之求序見其凡例強人意甚多以世代次序此得詩譜遺法起四言至樂府止五言七言絕句論建精詳去取簡當他日書成於風雅豈小補哉余嘗典司太常又嘗出為觀風使者留意茲事而弗克遂偉哉袁君是編其為我趣成之

潛溪後集序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為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為盛逮及東都其氣寢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于古南渡以還為士者以從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名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

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麗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贍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繁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寒舉不沾塵土其辭調爾雅如殷鼎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皴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雜於古人篇章中蓋難辨唯真



知文者始信予言之弗謬予在翰林也又海內之文無  
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鮮也苟置之承明奉常之  
署使掌制作豈不能黼黻一代乎先民有言曰知言聖  
賢之能事立言學問之極功不學知言不能明理不學  
立言不能成文有若宋君其殆理明而文成者歟因書  
以為序宋君字景濂濂其心也嘗著人物記二卷余為  
序之鄭君謂其可擬五代史公論云

易問辯

易之為書上通神明之蘊下該事物之理以變易為用  
以會通為方其初立名起義如是其為說宜無窮焉漢  
以來易專門師多於五經而其疑尤多千有餘年未有

紀極族子貞歷考諸家之異同質正先儒之論議初名  
易疑後改曰問辯凡三十卷用功精深可尚也吾宗巽  
齋先生為曾大父冀郡公作經訓堂記言歐陽氏經學  
司馬氏史學由三代而下代有其人蓋六經甫出孔氏  
之壁歐陽氏即以八世博士世其學其來豈一日哉司  
馬氏史學至宋君實復振歐陽氏經學我六一公易有  
童子問詩有本義凡宋儒以通經學古為高寔公倡之  
故余見貞是編喜吾歐陽氏經學亶亶其不絕乎抑是  
編豈獨便場屋之習山林窮經皓首之士見之未必無  
助我之歎也貞為我勉成之

鈴南道士歐陽賓實詩集序



嘗有客論詩言古今僧之能詩者甚多道之能詩者絕  
少予曰軒轅彌明柰何客曰或以為崆峒道士鄒訢類  
也余曰嵇叔夜陳子昂李太白為詩識者謂其辭有飄  
飄凌雲之氣蓋道家者流之餘風焉道士學之其為詩  
何以加吾宗歐陽賓實寄與老子法他日以所作詩帙  
遂來求序於余余讀之愛其清緻而有體其間幽閒之  
容冲和之氣又有因詩而足以知其人者以是知嚮之  
論詩之言之未信也雖然余於賓實猶有甚可喜者焉  
近日龍翔首座海東淖以能詩深為蜀郡虞先生所賞  
識亦歐陽氏也今賓實詩聲日起豈非吾宗多文人秀  
士寓跡方外尤能以所學知名四方歟東淖白水族賓

實防里族云

梅邊先生吾汶藁序

論人行事收舉而稱之者其善為可數論人文章舉一  
以蔽之者其善為不可勝數也廬陵梅邊先生與先君  
渤海侯為大學存心齋同舍咸淳甲戌隨路混補入學  
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括風  
運改世遷篤志稽古蘄為文章以見志予恨未及一識  
他日從其門人鐫君省吾得吾汶藁讀之至生祭文丞  
相文作而嘆曰嗚呼王鼎翁宇宙奇士也士之趣人以  
自裁者惟朱雲於其師蕭望之然望之特一身計耳鼎  
翁之為言為天下萬世之為人臣者計也嗚呼雄哉蓋



嘗論之斯文者宇宙之元氣也幸而治平措諸事業則為典謨為雅頌不幸而反是則為春秋為變風雅為離騷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難見於治平無事之時而屹然可仗於流離顛沛之日然後知斯文之所繫如是其重歟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夫天人維持之際惟是心耳何其深厚悠長之味溢出言表耶文武之澤在人其未泯歟鼎翁是篇與是詩辭氣雖若不同實相表裏愚故表而出之他詩文奇氣壯節類是

環山詩藁序

前年與族弟齊吾同客京華暇日相與尋詩吾口誦近作予傾聽移日旅懷為之豁然今年予謁告還家復相遇於瀏東之沙江出詩藁示予佳句疊見私竊自喜吾宗之多文人也齊吾盛年子長之遊方壯涉歷日遠觀記日廣吟詠日富大編巨帙當自此始老兄退處畎畝涼竹簟之風曝茅簷之日思草池之句得新集讀之亦足以怡暮景矣三復玩味題而歸其帙



圭齋文集卷之七終

圭齋文集卷之八

安成後學劉鈞校正

序

王振詩序

安成鐫君王振示予以舊詩藁佳句疊見而名其集曰進脩余見而歎曰異乎鐫君之名斯集也夫進脩之於詩岐而為二也久矣殊不知詩固一技技進於道莫驗於詩脩辭立誠詩非脩辭之要乎胡五峯見朱文公萬古青山只麼青之句改賦之曰山中出雲雨大虛一洗塵埃山更好文公之學專務體用其教學者亦然豈必五峯而以此詩發之也如是則知詩為進脩之助豈小



補也哉玉振諸體詩能為麗則不涉輕儇求去陳腐不  
至峭刻吾又將於詩而得其人焉其於學古亦於詩也

### 梅南詩序

詩得於性情者為上得之於學問者次之不期工者為  
工求工而得工者次之離騷不及三百篇漢魏六朝不  
及離騷唐人不及漢魏六朝宋人不及唐人皆此之以  
而習詩者不察也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  
士也富貴利達不動於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為樂故  
其為樂府為諸體詩往往出於性情之所感觸咸臻其  
妙然其學問亦足以副之二者雖未能定其優劣而集  
中之詩偉然固佳作也京師近年詩體一變而趨古奎

畫虞先生嘗為詩論曰詩之變也廣矣蓋昔人云既見異  
人當見異書吾有以知其詩日進而求已也

### 李宏謨詩序

宋訖科舉廢士多學詩而前五十年所傳士大夫詩多  
未脫時文故習聖元科詔頒士亦未嘗廢詩學而詩皆  
趨於雅正舊謂舉子詩易似時文正未然也安成李宏  
謨彙所作詩以求序讀之終篇語多清新迥出時文舊  
窠誠可尚也抑國朝取士之文先尚雅與不知舊習浮  
靡故他所作亦然與抑亦治世之音流布樂府自是始  
與因序以志予喜

### 李希說詩序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將歸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藁玩之幾不能去手蓋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乏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藁開卷第一首樵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茲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說已見其人於詩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旨

鐫執中詩序

鳴臯集者安成劉君執中集其所作之詩之編也集成屬子序其端予見其集中樂府精深諸體詩杜嚴間造

信能以詩鳴者今人徃徃因人已然之窮達而求之於詩謂達者之詩從容而有餘窮者之詩戚促而不足殊不知豫之為對逸樂而有餘者也鳴不當則凶謙之為卦卑下如不足也鳴而當則吉何有於窮達乎執中之鳴據其境趣之實發乎性情之真吾見其鳴之昌也中乎獨鳴子和我爵爾縻之象上下感應同出一誠耳異時或以詩鳴而名實相賓一鳴而聞于野再鳴而聞于天何患九皋之遠乎執中號後梅吉士之老成者云

肅同可詩序

詩自漢魏以下莫盛於唐宋東都南渡名家可數而可恨者亦多金人疏越跌宕之音自謂吳人萎靡然槩之



大雅鈞示蓋得也至元間山林遺老閒暇抒思之詠一  
二譜神大元以其和平之氣弄翰自娛於是著論源委  
盡便膏尚之時學者於詩無作則已作則五言必歸黃  
初歐行樂府七言漸至盛唐雖才趣高下造語不同而  
何時二家四言矩矱則有不施用於今者矣是雖辭章  
一變二道固可觀矣廬陵蕭君同可集所作詩成巨編  
屬予序予之予嘗及同可論詩矣允而晚宋氣格之近卑  
曲近製作之傷巧同可禁足而不涉是境也矧夫馳騫  
南北之餘權燕代之雄傑睹京關之美富亦既囊括神  
奇而用之宜其詩日造夫高遠而未艾也雖然人之榮  
遇往往於是古之同可其自此升矣夫

### 羅舜美詩序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  
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為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  
宗少於黃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  
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  
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  
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  
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士之京師者其詩  
亦盡棄其舊習焉廬陵羅舜美以詩一帙屬予題其端  
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儇則日進於雅不鏤薄則日造  
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



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  
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寘諸樂府者矣

月樓上人詩序

余頃得月樓上人投摯五言長律一首思致清醇氣格  
深妥知其為能詩者及觀全集大篇短章亶亶佳作然  
則唐之九僧不專美於前矣士大夫非無能賦之才進  
有嘆老嗟卑之心退有啼飢號寒之累其不爾又有懷  
祿固寵之思憂讒畏譏之慮昏濁其神志凋落其精華  
求其嗜欲淺而天機深與山間林下之高士角一日之  
長則亦難矣是宜上人之精於詩也夫息而題其帙端

鄭以道文集序

往年鄭君以道為廣右憲文請于部使者以一檄論僊  
人數千出降列郡征戍一日而撤其民歡忻鼓舞疹氣  
頓息使者由是論功進爵後使者至復質往事知功由  
一檄謂以道曰兩江岑黃拒命兵久不解始以舉措弗  
當貽畔至今若復馳一檄紓其抑鬱之氣示以禍福之  
機蠻亦入耳烏得不從使者又說命以道立草檄文遣  
辯士馳入岑黃洞中二獠得檄感泣曰今日下情得上  
達矣乃問草檄者誰斯人得吾遠人情實如見肺肝請  
悔罪納土各遣子弟奉貢既達朝廷矜之為之賞賚有  
差後使者又以是峻遷於是言者謂當不及以道不可  
代陳其勞天官為減一資歷而已余為大司成以道調



官京師欲見其檄得其古文數篇甚佳而檄終不以自  
暴後自粵中見寄近制往往可愛今過宜陽以道司讞  
府中祗以行餘全集見其大小詩文雜著等作如師中  
丈人指為集定士卒稟令退就行伍無不整姪又如瞽  
矇眊瞭透其能堂上堂下之樂各得其正何其能官也  
世間不善遣文如不解事人作事位置失次令人悶悶  
以道諸作一一令人意強宜其能官也夫以道所至著  
稱庶幹在宜春淑慝分明民有郭郭可謂賢矣三復詠  
嘆叙而題諸

劉桂隱先生文集序

廬陵劉桂隱先生文集序余為之言曰士生

數千載後言性命道德如面質古人言成敗是非如目  
擊古人其間命意措辭則欲求古人之所未道而又欲  
不肯馳古人其事可謂難矣或曰難可但已乎曰不然  
有一定之法而蔑一定之用者聖人之於規矩也有無  
窮之言而懷無窮之巧者造物之於文章也是故巧能  
為文章不能為規矩倘故常而為規矩者狂之於巧者  
也法能為規矩而不能為文章守故常而為文章者狃  
之於法者也今余讀劉先生之文溫柔敦厚歐也明辯  
閑雋蘇也至論其妙初豈相師也哉又豈不相師也哉  
或曰妙可聞乎曰妙可意悟耳試從鐫先生求之蓋有  
不可得以言傳者矣而况余乎雖然余所謂規矩蔑一



一定之用文章懷無窮之巧者庶乎近之劉先生文傳世可必尤長於詩詩五言古體短章尤佳因書以為之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族兄南翁過余瀏上示予以文藁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為古也竊惟近年江右士為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吾鄉山水奇崛士

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是為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焉烏以尚人為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兄文廉則不諄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陽公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為四方師表矣

贈李敏求序

昔者聖人之教學者不貴資質尚學問往往引己以喻人故嘗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世學者率以為聖人謙辭殊不知問禮問官入太廟之問



孜孜焉實用其力又非特禮樂名物古今事變為然其  
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學何  
事乎禮義而已矣斯言豈吾欺也廬陵朋川李氏唐西  
平王之後也族多文人有字敏求者屢以詩義貢于有  
司聞余至安成族中介予族姪用賓以來見愧無以益  
也因即其字為序以贈之敏求將去復問曰敏何先曰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吾江鄉能訥言者恒少子敏  
於內請自訥於外始

送虞德脩序

天曆二年夏洪省駙使虞君德脩護送公賦來京師冬  
十月竣事復乘傳歸縉紳士夫賦詩以餞授余以首簡

焉獲余以諸生幸獲侍德脩之先君子蜀郡公於長沙  
今以文翰屬吏又幸獲從其仲氏奎章閣學士于朝宴  
有世契誼不得辭夫君子之從王事國爾忘家義也故  
天倫之樂與夫人爵之貴二者之輕重雖較然易知然  
求其合并亦人世之所難而造物之所靳也奎章公被  
天子眷遇待閑密勿其雅尚高致固未嘗食息不志於  
江湖之上思從諸昆於山水之間以暢其平生達觀之  
懷而勢有不可能公亦豈得直情而徑行哉德脩乃能  
因王事之便以勞仲氏於數千里之外其樂之巨量此  
非可以言喻而增秩之華錫予之寵又適合并於斯時  
可謂盛矣夫奎章公辭色入直日未入三刻始退就舍



然如司馬君實時其寒煥飢飽於其兄蚤暮不憚也今  
翻然以南意其出郭而送別登高而望行遙見夫烏帽  
出沒於黃塵之郊此境此况昔人之見於歌詩者豈非  
君為今日賦者耶作人趣行祖道有作請以是為序

送鍾文廷之清江錄事序

安成士登第自鍾文廷始調清江錄事得視牧守縣大  
夫為親民長官自重宜矣其行歐陽玄重告之曰周官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今之錄事治城市關  
廂大畧相同而古今之制則不侔矣古者都邑如井田  
畫為九區前二區為君之宮之廟社之廳治後一區為  
市左右三區為民居市別為四門日出而啓惟民得入

焉蓋二畝半在邑之農也其餘大夫士凡有爵祿者入  
市有罰所謂出一幘一幣一幅一帷之類是也內而天  
子之都外而諸侯之國同一法其君過市則有刑者赦  
所以別尊卑也古法簡古俗淳惡賢而抑末尚爾今夫  
錄事所治則市人居民出入同其門綜理同其官而况  
百族之寓公四方之游士官府之府史胥徒兵戎之游  
徼以逮卜祝老釋之流又下而百技工巧駟僮負販奴  
客倡優滯處而襍由之如是而望其布治教平政刑一  
其量度禁令如古司市法不既難矣乎雖然儒者將為  
政必使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濱氏  
踰境而徙此亦其有道者乎或聞玄之言而笑之曰迂



儒者欲驅市人而讀周公之法欲進錄事而行孔子之  
政其可賊也特甚嗟夫文廷儒者也進士也玄語儒者  
語市人哉

送翰林應奉李一初南歸序

國家有科舉以來凡七科二十有一年第一甲寅三人  
三人者皆賜進士及第自元統初元之癸酉歲始南士  
居第二人而膺是寵者自雲陽李君一初始以第二人  
南士初登第八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脩史  
事又自一初始是皆儒者之所難遇也故衆人之言曰  
天以斯文之澤鍾於一初者何其厚耶余之言則曰儒  
者積學發身可幾其或然也一初四親高年居此重慶

而一初之善此然後知天之以斯文之澤厚吾一初者又  
何其至也夫世之人有子若孫莫不願之賢賢莫不願  
之成至於希有之遇可必於天耶雖然一初得闕內補  
而需次再期將使之居則致庭闈之歡出則盡鄉里之  
情退而休焉又得以繹其所舊聞增其所新習廣其所  
積博其所施異時登進王朝將以究其所學於其所事  
是豈獨為四親之榮而已哉此固吾鄉之人吾黨之士  
喜稱樂道以致其勸相之辭者也

送鐺仲宣歸隱東山序

予甲寅乙卯間與計偕至京師時安成鐺仲宣為尚方  
大醫數被恩寵奏之輒効獲金緡之賜又嘗奉命乘傳



至於大漠療疾藩邸有奇功受厚賞於是服飾鞍馬皆  
華好如素富貴人第見其負氣岸不詭隨又好撫難經  
索問幼眇辯詰同列以故同列往往病之後是三十年  
再會仲宣於輦下顏色蒼古而議論不衰袖中出東陽  
詩卷謁予贈言且予謂東陽者吾鄉之山名也山有林  
泉之勝吾雖居此將及三紀而遠引之志未嘗一日不  
在此山也先生盍為識之予復仲宣曰漢東方朔言馬  
門可避豈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予愛朔言大似有理  
士君子涉世以跡不以心故能無累於斯世朔譏猾佞  
睨處公卿間無所避息雖待公車彼山林士孰能尚之  
哉仲宣躍然曰吾樂吾東陽歸有日矣聞先生言其能  
以留乎請書以為贈

送鍾仲賓歸安成詩序

老病侵尋蚤引年命車先向里門懸轂方謾有求文客  
市藥應無買賦錢顧我燕毛慚晚進感君鴻寶試家傳  
青原舊友如相問雪夜時乘訪戴船

延祐乙卯予初擢第國醫鍾仲宣訪余旅邸時醫道甚  
行方被恩寵但見論議辯說予敏無少貸心恐其不見  
客於同列也泰定丙寅余召入朝詢其近况衆醫曰仲  
宣謁告歸矣至正甲申余以總裁三史之命晚歲復入  
詞林中仲宣亦至自南中比初鬚髮蒼白而不少衰後  
輩亦嚴憚之未幾後余求東山序浩然有歸隱之志公



卿貴人偶有難已之病衆醫相視縮手思吾仲宣而不可得矣去冬予以病告老歸瀏上客有薦劉君仲賓為予診候問之仲宣乃伯氏也其取藥服之無疑知其世醫為可托既獲其效尤敬其為人仲賓身居市肆而無商賈計利之心口誦醫書而有儒者救世之志是可尚也歲莫別予還安成且求予詩詩不足以盡予托交之意又係以叙云

送伍成均南歸序

昔子路言志聖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以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伎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

表裏子路之所志即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羸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為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已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羨在彼無媚非所謂不伎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相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子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已為憂他日而遂得雋其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魯黜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駸駸於聖賢



之事當自此始也

慶鏞一山八十序

廬陵鏞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於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子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紳士為歌詩歸以娛其親謁予為之序余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產遷豆之珍脆筐篚之麗密咸萃輦下君幸至於斯思所以為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為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為之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余謝前言戲君耳雖然當廣君之意以告同志昔者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諷其大夫官師日誦雅以相告戒夫衛公固以是為進德之助然而音節之和有以宣其湮鬱聲文之美有以導其愉悅衛生延年之道其有以加於是乎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介之為言助也介必有祝頌之辭辭意而已矧歌詩者又有益於壽乎願以是為作者之倡云



圭齋文集卷之八終

圭齋文集卷之九

神道碑

元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正學垂  
憲佐理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  
魏國公謚文正許先生神道碑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  
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不傳之統而為不世  
之君若魯齋許先生以純正之學下接周公孔子曾思  
孟軻以來不傳之道而為不世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  
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



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二年為皇慶  
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後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  
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賜臣  
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文  
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  
初當真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  
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  
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  
家乘及嘗私泐父師者序而銘之以金泰和九年己巳  
九月丙寅生于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  
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

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辨  
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  
光射人如箭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  
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渴飢而精強絕人世亂家貧無  
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錄之讀之有疑即  
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  
酌酒殺人為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  
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  
山遷泰安之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  
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  
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



書還河內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第果得之自洛適  
魏聞河內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  
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取子必授於義入與之  
居雖有枝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  
乃留館下既畱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  
道尊嚴親友日至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  
探幽析微詣者惛伏凡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  
子語孟集註中庸大學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於所  
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  
祖受地秦中間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  
之魏使者物色循行庶希憲宣撫陳右傳教令授以京

兆提學卜居鴈塔之東與同志講芹田之制買園為義  
桑會得請還世祖即胙是元中統召先生為家教既至  
謁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  
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兆數有敷對時相王文統  
用事而先生及姚樞嘗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  
學術不正樞以才見嫉蓋嘗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  
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填使疏遠嘗  
姚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傳見太  
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乎否則此  
禮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遽寢其命  
先生元生為國子祭酒嘗為翰林侍講學士姚為大司



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內既而上京使押至應  
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  
為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召入  
旨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留之退謂人曰時  
留欲董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  
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老以  
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  
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從也  
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進領悟第恐有陪  
之者則難行耳於是預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次訪  
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濯

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  
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衽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  
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得聞  
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  
繼召與大保錡秉忠左丞相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  
詳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省角立特用  
先生為中書右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  
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舊勳二茂文德三  
所學迂恐於聖模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  
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



及閔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哈剌合孫先諭止之孫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服因病謝幾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字羅為之請上惻然曰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覲覲之漸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燧孫安錫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通達上喜其業成時自往之越三歲

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闕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大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錫杖內殿賜坐疾劇裕宗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幸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窆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于門高喧于塗農吊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



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備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時尚桷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入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不有食君祿者哉食無黍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先生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成兩國之生靈以決萬

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憚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以道統係之者當時儒宗或知是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嘗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尚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而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堯舜為心學以孔孟為學中外如一喁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為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官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



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中統至元  
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  
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  
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家國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  
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代名臣皇慶  
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叅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  
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  
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  
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則周衰以來文勝  
之弊尤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為知者乎先生  
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

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  
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  
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大夫人賀氏子公於閨門有禮中  
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襄陽路總  
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博學敏思工於辭章有文集貽  
後師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敷中外歷治  
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  
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兩  
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槩  
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阜世孫男六長從憲以  
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政事次東孫天次



從宸積官監察御史山南憲僉終河東副志趣端正惜  
未究用次從宜大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院國  
史經歷次從宣大保府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  
宗章佩監異珎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司都元  
帥審居仁次適大禧院管勾軍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  
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陳恕曾孫六長崇祖次  
紹祖秘書著作佐郎武進縣尹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  
曾孫女某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  
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沂嘉謀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  
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  
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賢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命

為蒸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詞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  
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  
之卒才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  
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  
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  
先生之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而已蓋自謹獨之功  
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  
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矣是以啓沃之際務  
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  
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



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萃  
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大空晴雲卷舒  
自如遇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  
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  
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  
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何往而非斯道之著  
形也又嘗切論之先生天資高出固得不傳之妙於聖  
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  
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對子  
朱元晦至於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於不動而  
敬不言而信之域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宜夫

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礙近代元  
之異論熙之紛爭先生處之豈有是哉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大樸日離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恫我民  
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  
肫肫制作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獲之  
信心樂則頽志任則伊朝思夕維天將啓之朋來遠方  
以辨以問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  
士既歸切德日崇召公起家斯世將泰灼之俊心天地  
正大既握乾符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  
居輅車寔來屢進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容德休休  
獻可替否言直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志爾學資



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  
伐國對不以兵上達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稟公恥素  
餐敬事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泚以道  
國收其用小學切陳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雖  
聖有模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悔予自古在昔氣化  
推移仁人之興惟世盛衰凡今有生就司榮瘁惟道為  
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任民彞賴焉  
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誅貽厥永存

元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  
贈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魏國趙文敏  
公神道碑

至元二十三年世祖皇帝遣使冰賢江南得趙宋昌陵  
十一世孫孟頫入見奏對稱旨起家為郎由是被遇累  
朝敬歷中外仁宗皇帝聖眷優渥擢長詞垣致位一品  
文宗之世有司舉行贈典進秩辨章馳壽上公仍議節  
惠至正五年春三月今上皇帝以集賢大學士腆哈等  
特賜墓道之碑勅翰林學士歐陽玄為文集賢侍講學  
士蘇天壽書丹翰林學士承旨張起巖篆額臣玄奉命  
謹考行狀次第而銘之叙曰公諱孟頫字子昂姓趙氏  
系出秦王德芳五世祖為秀安僖王寔生阜陵賜第湖  
州曾祖考師岳故宋定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  
壽觀使累贈太師追封新興郡王謚忠襄妣莊氏衛國



大夫人祖考希承故宋贈朝奉大夫直華文閣致仕累  
贈通議大夫妣鄭氏封碩人考與嘗故宋正議大夫尚  
書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臨安縣開國子累  
贈銀青光祿大夫妣李氏封碩人及公入仕我元推恩  
三代曾祖考改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  
吳興郡公祖考改贈資善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  
追封吳興郡公考改贈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柱國追  
封魏國公會祖妣祖妣並吳興郡夫人妣及生母並魏  
國夫人初太常公蚤世無子鄭夫人選同宗子為之後  
集賢公本蘭溪房侍兄與應通判湖州鄭夫人一見奇  
之遂請以為

行蓋集賢公之第七子也生十有一歲集賢卒丘夫人  
賢能勗其子學公資稟俊邁讀書一目五行俱下弱冠  
中胄監試調真州司戶叅軍皇元混一後涪湛鄉社間  
丘夫人嘗語之曰天下既定聖朝必偃武脩文收四方  
才士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自異齊民公聞益加講貫  
每從里中老儒教繼公質正數歲大進尚書夾谷奇之  
以翰林編脩薦不就江南侍御史程公鉅夫出訪江南  
遺逸得二十餘人以應詔公在首選初授奉訓大夫兵  
部郎中轉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遷朝列大夫同知濟  
南路總管府事兼管諸軍輿魯以脩世祖實錄召入書  
成謁歸改知汾州未上以集賢直學士行江浙等處儒



學提舉除揚州路泰州尹進階中順大夫需次于家仁廟在東宮聞公名召入拜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備國史改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復入翰林為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俄遷集賢侍讀學士正奉大夫進集賢學士資德大夫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備國史延祐六年五月告老還湖州是冬召入朝以疾不果行至元元年上章乞致仕不報二年春遣使存問夏六月辛巳薨于私第至順三年贈榮祿大夫江澍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敏公初見世祖風神散朗容止閒暇上以為有神仙風會尚書省立命草詔公援筆立成上聞大旨召近臣譯

以對喜謂公曰卿言皆朕所欲言者自是國有大議必與咨詢一日侍例有詔群臣議政上顧公曰卿往共議至則衆議賊以至元鈔二百貫為滿論死公曰鈔法初行以銀為則歲入厥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今雖改法比及虛實政未可知古律以米絹論贓二物民生所須謂之二實最為適中况鈔乃宋人所造其初止行遠方今襲用之以鈔論死恐非良法刑部楊郎中起而作色曰朝廷初行至元鈔故以計贓公証其非欲阻其法乎吾意今日議法必集儒臣又豈無一士如公者乎公曰人命至重議法失當入將不得其死奉詔與議偶有所見不敢不言且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君謂至元鈔終



無虛時有是理哉揚為之報然議罷出謝曰其失在不學細思公之言是也洎入夏官會天下驛置凡使客委積之費至元十三年以來每歲僅支中統鈔二千錠物價騰踊使客曰增吏無以自給物倍於民不勝其擾請增至二萬錠用乃舒會濟南總管關公獨判府事聽斷明恕訟牒以稀或經月獄空有元掖兒役于鹽官逃之他郡其父疑同役者殺之得遺幣之半於澤中以為子骸同役不勝榜掠誣服公疑有冤緩其獄掖兒果歸誣服者釋城東有上腴田二頃兩家兵後互爭而皆亡其券有司不能決公斷以養士夜出邏聞有讀書之聲使人私削其柱為識明日饋酒為勞得一能文之士必加

獎異自教以文法郡饑風以成歲旱禱雨龍潭有雲如車蓋隨馬至城中大雨旬餘城東有龍湫自為文責之兩游至歲大熟白直數人者盜米其徒自首吏請加詰公卻之曰加詰累人必多及去官有數人送之至京號泣不忍去問之即向盜米者盜當墨必自臨視語吏曰是中豈無迫於飢寒及詰誤者戒之細書盜聞轉相告曰趙公仁人也吾徒何忍數犯其在朝廷多所匡正圻甸地震北京尤甚死傷數十萬上憂之自療京還先遣平章阿剌渾撒里馳至都召集賢翰林兩院老臣問故密旨勿令丞相桑哥知之時桑哥遣忻都王濟等理筭天下錢糧已徵數百萬未徵猶數千萬名曰理筭其實



暴斂無藝州縣置獄株連故家破產十九逃亡入山吏  
發兵蒐捕因相挺拒命兩河間盜有眾數萬公顧諸老  
無敢詆時政者素善阿剌渾撒里密謂之曰今理筭苛  
虐民不堪命事變且起地震之由寔在於此宜請於上  
援貞觀故事大赦天下蠲除逋負則和氣可回災異可  
弭阿剌渾撒里入奏如公言上大說從之詔草具會兩  
院諸老都堂桑哥瞠視諸老見公進讀詔草至蠲除一  
條怒搖手曰此事必不可行汝曹所擬必非上意公徐  
進曰今理筭錢糧其不可徵者皆死亡之數不及今放  
散免之他日有言中書省累失陷錢糧數千萬者丞相  
何以自解桑哥誅曰吾慮不及是詔書既下兆姓舉手

相慶始有蘇息之望上問留尚書葉右丞二人優劣何  
如對曰夢炎昔與臣父事宋時臣方幼忠佞不能周知  
臣與夢炎同事陛下見其為人重厚篤於自信思慮深  
長善斷國事有大臣風若李之所學在臣亦不知亦不  
能言言未既上遽曰卿意豈非謂夢炎優於李也賈似  
道罔上誤國夢炎在中書時無一言李布衣伏闕上書  
乞斬似道是賢於夢炎明矣李論事厲聲色盛氣凌人  
若好已勝者故剛直大過人多怨之今朕得卿之情卿  
父與夢炎同朝不欲斥其非耳可為朕賦詩諷夢炎公  
立進詩曰狀元昔受宋家恩國困臣強不盡言徃事已  
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上深善卒章之意出見奉



御撒里於幄殿側告之曰上論賈似道誤國之罪責留  
夢炎不能言今桑哥誤國甚於似道我輩緘默他日何  
以道此責乎近臣中讀書知道理慷慨有大節上所親  
信無踰公者誠能捐一旦之命為天下除此賊仁人之  
事也撒里曰今災異數見盜賊蜂起皆桑哥聚斂所致  
吾所以為日夜切齒腐心者公實啓我以機殆天誘之  
徑造榻前歷數桑哥之罪百倍似道不亟誅必亂天下  
上初大怒叱衛士批其頰口鼻流血仆地少間復呼而  
問之對如初既而大臣有助其言上大悟遂按誅桑哥  
後撒里語及斯事歎曰使我有萬世名者子昂之力也  
平江守趙全不法前守王虎臣訟之詔遣虎臣就問右

丞葉李執奏以為不可上不允公曰全在平江為政貪  
酷固當治虎臣在官亦常犯法全嘗持之今虎臣罪幸  
在赦前故得攜撫全罪若使就訊必挾公濟私別遣官  
為當上從其言其在館閣尤多裨益因有事南郊他學  
士撰祝冊有云章亥復生不足以步皇元之幅員又云  
太祖皇帝正東向之位公曰天子父事天子誇疆理於  
其父可乎不可且公不為禮乎禮大給太祖東向居中  
子孫在左者南向故稱昭在右者北向故稱穆若南郊  
之位上帝南面太祖自宜西向故事第稱配天作主公  
不用何也其人謝服後所刊定皇太后命學士擬改隆  
福宮名同列擬光被公擬光天或曰光天陳後主詩不



祥公曰帝光天之下出虞書何謂不祥各書所擬以進後竟用光天以遠臣遭遇累朝特見優禮世祖戒宿衛公入內庭毋禁賜坐乘右丞相每見與語或至夜分公於天下事當言者無所不及嘗稱公聰明剛正敢為直言公聞之益自歛退一日問公曰卿太祖子孫乎太宗子孫乎對曰臣太祖子孫上曰趙太祖真英主也其行事卿知之乎對曰臣蚤失父故老不以語臣故臣粗知其畧耳上曰太祖行事多可法者朕皆知之暇日當以語卿又嘗面諭之曰大臣奏事卿可與俱入有過差意涉欺罔悉為朕言之公謝不對自爾數求補外後聞其家貧賜鈔二千五百緡仁廟字公而不名詔近臣曰文

入世所難得唐李太白宋蘇子瞻姓名至今在人耳目朕有子昂與古人何別時有譏述輒傳旨屬筆與侍臣論公他臣不能及者數事苗裔一也姿表二也博學三也操履純正四也文詞古雅五也書畫絕倫六也旁通釋老書七也他日賜鈔五百錠恐中書留難以普度別貯賜之慮其畏寒勅內府賜銀鼠翻披英廟命公書孝經亦遣使以上尊酒衣二襲即家賜公公為兵部早入官署過東苑墻外道隘馬遇滑即墮脾河水中桑哥言於上因移墻近裏者二丈許桑哥下令曙鐘鳴治事部官後至者笞公至遇晚獨得釋自是笞止曹吏公雖忠結主知亦致衆忌性簡易疏佞發言切中時病屢在上



左右上察其無他獲全晚節程鉅夫方薦公有臺中丞  
言趙某故宋宗室不宜薦進使近左右鉅夫奏曰陛下  
盛德立賢無方臺臣以是劾臣將陷臣不測上曰彼豈  
子何知顧侍臣傳旨不越今日逐其人出臺仁廟眷公  
方隆不悅公者言公趙太祖子孫上初若不聞已而游  
辭不已乃厲聲視之曰汝言趙子昂趙宋子孫豈謂家  
世不汝若耶始惶慙趨出又言國史不宜使公與聞上  
大怒曰趙子昂乃先朝簡拔以為帷幄臣者朕使討論  
古義典司著作此曹嗷嗷不懲一二無以戒後言者乃  
息世皇屢欲用公公自知直道不容於人居正路弗便  
性烈少辭初授官廷論欲以為吏部侍郎高叅議持不

可尚書省罷賀伯顏入辭叅知政事公適侍立上目公  
進曰卿亟往中書叅決庶政以分朕憂公堅辭不拜上  
問閣復宋渤二人如何對曰相才寔難是日京師盛傳  
公已入省暮歸賀客候門者填塞公笑而遣之至元鈔  
法澁滯公與尚書劉伯宣同被命往江南按問行省丞  
相慢令之罪左右司路府官許就筭公深以為衣冠之  
辱比還一無所決罰桑哥欲加譴責公不為動初受程  
鉅夫薦晚進翰長與程交代必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  
公所為務崇廉耻先禮遜縉紳相傳以為厚德平居嗜  
好冲澹家世紈綺况味埒布韋貴及崇階不見矜色客  
求文字與之周旋終日雖極勞甚備未嘗拒人獨人有



亮早利

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忤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簡濡毫如常時有頃備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中旺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管曰天字寧二州奕舉茂才女六人長適強文實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孫男二人曰鳳曰麟薨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幽眇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錄一卷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鑒

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草書惟其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詣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寶藏公翰墨為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絕藝自當並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彙公及管夫人及子雍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禘祫定廟樂求習禮樂者公如已鮮今上脩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天對公為讀卷官擢宣前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



過失必面致諷諫無隱然直而不忤人亦易從病劇將終援簡濡毫如常時有頃脩然而逝娶管氏諱道昇字仲姬工詞翰善畫治內有才具累封魏國夫人先四年薨子男三人亮早卒雍夙慧有父風以蔭歷守昌國海寧二州奕舉茂才女六人長適強文實次適海道運糧萬戶費雄次適李元孟次適王國器次適劉某孫男二人曰鳳曰麟薨之年九月葬德清縣千秋鄉東衡山之陽管氏附公治尚書有書註於禮樂度數甚明知音律幽眇有琴原樂原各一篇號松雪道人有松雪齋文集若干卷談錄一卷為文清約典要諸體詩造次天成不為奇崛格律高古不可及尺牘能以數語曲暢事情鑒

定古器物名書畫望而知之百不失一精篆隸小楷行草書惟其意所欲為皆能伯仲古人畫入逸品高者詣神四方貴游及方外士遠而天竺日本諸外國咸知寶藏公翰墨為貴故世知之淺者好稱公書畫識者論公則其該洽之學經濟之才與夫妙解絕藝自當並附古人人多有之何至相掩也仁廟彙公及管夫人及子雍所書藏中秘書曰使後人知今朝人臣中一家書學有如此者適新大廟成君相欲講禘祫定廟樂求習禮樂者公如已鮮今上脩宋史思士大夫熟宋事者亦何可得哉玄初以禮部奏名召奉天對公為讀卷官擢賓前列及公薨狀公之行乃同年進士寧國路推官楊載距



二紀玄備列北門公有賜諫之命誼不敢辭請系以銘  
曰有白其馬惟周之客周人尚駢客世終白我元忠厚  
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徵自炎方入  
見發廷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不聞侍側命以  
獻替維此魏公進為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  
列王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客度  
援古例今論政以確法司在坐威氣見侵理到之告折  
伏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  
災變詔問其由公言暴斂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擇逋  
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  
乃下寬書萬方懽呼涵泳聖恩公啓近臣力技惡根近

臣感激碎首強諍權奸既推乃息裨政宣室夜問言不  
及他吏蠹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  
建奮無畏避世祖授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僕懇求外補  
仁皇踐阼首召入覲皓首未歸寵冠禁近乃登瀛洲載  
頂鼇岫丕煥皇猷黼黻在手琨牒瑤編藏宗廟屈三  
垂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積雖未識公想見眉  
目嗟乾之資唯一清氣人稟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  
一清所為星月明概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頌  
始造書鬼神為泣宇宙精英發決在茲清氣所萃乃臻  
瑰竒允矣魏公玉壺秋水巧出天智智窺神能鳳翽其  
羽止于阿閣朱鴈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



國於老臣百不一贖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為賜竊  
首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皇至德黼  
裸周敦擬我朝詞翰揚休百世孔昭

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貫

公神道碑

至治三年歲癸亥秋玄校藝浙省既竣事出而徜徉湖  
山之間故人內翰貫公與玄周旋者半月餘及將去抗  
薄暮携酒來別謂玄曰少年於朋友知契每別輒纏綿  
數日近年讀釋氏書乃知釋子甚有是心謂之記生根  
焉吾因以是為戒今於君之別獨不能禁且柰何哉言  
已悽然而別明年甲子夏公捐館於杭數月訃至哭之

蓋哀是化至杭遇公舊遊追憶臨別之後未嘗不為  
之愴然出涕呼酒相酌也公薨廿又五年其子阿思蘭  
海涯展省于燕顧公神道未銘願屬筆焉其忍銘乎公  
家世北庭雲石其名酸齋其號也故湖廣行省右丞相  
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江陵王謚武定阿里海涯之孫故江浙行省平  
章政事贈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楚  
國公謚忠惠貫只哥之子母趙國夫人廉氏故平章政  
事希閔之女公之初生趙國夜夢神人取天星為明珠  
以授趙國掌玩而吞之已而有身公生神采迥異年十  
二三膂力絕人善騎射工馬槊嘗使壯士驅三惡馬疾



馳公持稍前立而逆之馬至騰上越而踣之運稍風生  
觀者辟易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初襲父爵為兩淮  
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在軍氣候分明賞罰必信初忠  
惠公寬仁麾下翫之公至嚴令行伍肅然軍務整暇雅  
歌投壺意欲自適不為形勢禁格然其超擢塵外之志  
夙定于斯時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語之曰吾生宦情素  
薄然祖父之爵不殺不襲今已數年法當讓汝即日以  
書告于忠惠公署公積移有司解所給黃金虎符欣然  
授之退與文士徜徉佳山水處倡和終日浩然忘歸北  
從承旨姚文公學公見其古文峭厲有法及歌行古樂  
府慷慨激烈大奇其才仁宗皇帝在春坊聞其以爵位

讓弟謂其官臣曰將相家子弟有如是賢者誠不易得  
姚公入侍又數薦之未幾進直解孝經稱旨進為英宗  
潛邸說書秀才宿衛御位下仁宗正位宸極特旨拜翰  
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一時館閣之士素  
聞公名為之爭先快觀會國家議行科舉姚公已去國  
與承旨程文憲公侍講元文敏公數人定條格贊助居  
多今著于今未幾公上書條六事一曰釋邊戍以脩文  
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國本三曰立諫官以輔聖德四曰  
表姓氏以旌勲胄五曰定服色以變風俗六曰舉賢才  
以恢至道凡萬餘言徃徃切中時弊上覽嘉歎未報公  
自籌曰昔賢辭尊居卑今翰苑侍從之職高於所讓軍



資人將謂我沽美譽而貪美官也是可去矣移疾辭歸  
江南十餘年間歷覽勝槩著述滿家所至縉紳之士遂  
掖之子方外奇人從之若雲得其詞翰片言尺牘如獲  
拱璧公曰我志逃名而名隨我是將見害江浙物繁地  
大可以晦迹乃東遊錢塘賣藥市肆詭姓名易冠服混  
於居人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絮為被愛之以紬  
易被漁父見其貴易賤異其為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  
賦詩公援筆立成竟持被往詩傳人間號蘆花道人公  
至錢塘因以自號入天目山見本中峯禪師劇談大道  
箭鋒相當每夏坐禪包山暑退始入城自是為學日博  
為文日邃詩亦冲澹簡遠書法稍取法古人而變化自

成一家其論世務精覈平實識者喜公謂將復為世用  
而公之踪跡與世接漸疎日過午擁被堅卧賓客多不  
得見僮僕化之以晝為夜道味日濃世味日淡去而違  
之不翅解帶秦定改元五月八日薨于錢塘寓舍年三  
十有九自士大夫至兒童賤隸莫不悼惜某年月日諸  
孤奉柩塋于析津之祖塋娶石氏北京名家江陵總管  
天麟之女有婦德追封京兆郡夫人子二人長阿思蘭  
海涯歷蘭溪州達魯花赤推茶提舉慈利州達魯花赤  
所至以清白吏著聞次八思海涯孫四人長南山次寧  
山次葆山皆業進士應舉女一人適懷慶路總管段謙  
有學識能文章玄嘗評公武有戲定之策文有經濟之



才以武易文職掌帝制固為斯世難得然承平之代世  
祿之家勢宜有之至如銖視軒冕高蹈物表居之弗疑  
行之若素泊然以終身此山林之士所難能斯其人品  
之高豈可淺近量哉有碑銘記叙襟著詩詞若干卷及  
所進孝經行于世銘曰嗚呼貫公麒麟鳳凰其往不可  
詰其來不可期者乎嗚呼貫公神龍天馬其變不可測  
其常不可窺者乎抑宇宙英氣合袪為雲流布為靈感  
物神化文武動靜無施而不宜者乎將飛僊應真出入  
機用涉世為戲一旦解悟倏然而聚散若然而合離者  
乎死生幽明之際焉知公之所甚樂乃世之所為悲者  
乎嗚呼噫嘻事有可知有不可知所可知者燕瑩之藏

體魄在茲我為銘詩誰能為公之輕重姑以慰公後人  
之思

元故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  
夫虞雍公神道碑

自漢魏六朝以來經生文士判為兩塗唐昌黎韓公宋  
廬陵歐陽公力能一之而故習未盡變也濼洛諸君子  
出其所著作表裏六經言或似之於是文極文之典與  
道極道之精微一趨於至善而後止其歿也門人錄其  
語以相授受其為書雖出一時之紀聞然槩之聖人脩  
辭立誠之旨未盡合也昧者準之以立言世之文士共  
起而病之然文士知病其為文而未必知文外非別有



道道外非別有文也二者胥失焉宋未病滋甚皇元混  
一天下三十餘年虞雍公赫然以文鳴於朝著之間天  
下之士翕然謂公之文當代之巨擘也而不知公之立  
言無一不本於道也既而退居山林垂二十載乃得昌  
言於斯道一志於斯文而遂老矣惜哉易著之再暮子  
安民奉狀踵門謁玄銘其懇牲之石玄辭不獲則先發  
其所深憾而請繼以言焉叙曰公諱集字伯生姓虞氏  
系出虞仲世家會稽唐永興文懿公世南為唐初名臣  
子孫始遷雍永興生戶部侍郎昭昭生江陰令陟陟生  
盱眙丞智長城令禮金吾衛長史明傳五世至仁壽大  
守數人從僖宗幸蜀子孫為蜀人仁壽九子伯曰賞五

子次曰琚琚生庾庾生承承生詢詢生繼繼生崇崇三  
子季曰昭白宋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贈太師周國  
公五子季曰軒贈太師魏國公三子季曰棋進士及第  
歷官左中大夫贈太師秦國公生左丞相雍國公允文  
贈太師謚忠肅三子伯曰公亮早年高尚不仕晚以奉  
議郎直祕閣贈開府儀同三司仲曰公著知渠州官至  
中奉大夫仁壽縣開國男累贈光祿大夫季曰抗孫大  
理寺丞官至中奉大夫開府六子次曰剛簡是為蒼江  
先生官至朝請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二子伯圭官至  
奉直大夫歷知永連兩州自永移連道臨川其女弟適  
邕管安撫陳公元普先寓屬邑崇仁聞其至使人迎之



得前郡守江陵項公別第於南門外以居之自是家崇  
仁皇贈中奉大夫禮部尚書追封雍郡侯妣張氏雍郡  
夫人無子而從祖渠州有子六人長兵部直寶文閣晉  
三子仲子朝請郎通判惠州從龍子汲長而賢乃以為  
後是為井齋先生公之先考也皇贈通奉大夫四川等  
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上護軍追封雍國公妣眉山楊  
氏追封雍郡夫人夫人給事中工部侍郎國子祭酒見  
山先生文仲之子參知政事平州先生棟之猶子也所  
出三子長即公次槃進士及第卒官嘉魚縣尹次葉參  
政公初授承直郎黃岡縣尉見山守衡州夫人從參政  
方需次與偕時未有子見山博于南嶽已而有娠及將

尊見山一日晨興出治事時尚蚤公服坐中堂以坐  
久假寐夢一牙兵刺持劍入白南嶽主者來謁起肅之  
而寤聞兒啼聲公生焉故命公小字衡公對客嘗自言  
未昏官時屢夢遊南嶽能言其勝處乙亥見山移守漳  
州參政伉儷同行丙子宋亡公五齡夙慧避地無書籍  
楊夫人能倍誦論孟及春秋左傳歐蘇文之常誦者口  
授輒成誦九歲還長沙始得墨本而公已悉通大義又  
五年居崇仁故寓已善屬文章廬先生吳公請見其所  
作謂參政公曰賢郎他日當有文名於當世邑庠循舊  
式月出詞賦經義題課士公與嘉魚令以書義試皆中  
前列老儒為之歎服兵後勝國名公卿家多派寓是邦



公游諸公間備聞前脩格言考覈前代典故舊家世系源委言若指掌楊夫人素高吳公伯清之學贊參政公遣二子從之遊吳公方著書有所論辨公能推類達意吳公每獲助焉大德六年用大臣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平陽王文憲公尹京待以客禮十一年擢國子助教丁內艱至大二年服闋以舊官復用四年轉將仕郎國子博士延祐元年改從仕郎太常博士奉詔西祠岳瀆四年遷承事郎集賢脩撰考大都鄉試五年被旨召集賢直學士吳公伯清於家尋除翰林待制儒林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丁外艱服闋以舊官召還泰定元年考試禮部陞承德郎國子司業三年進奉訓大夫秘書少監

四年再考試禮部拜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俄以前職兼經筵官進階奉政大夫明年又兼國子祭酒天曆三年特授中順大夫未幾拜奎章閣侍書學士陞亞中大夫依前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經筵官國子祭酒會有令諸兼職不過三辭祭酒得請兩月進階中奉大夫餘如故至順元年御試選讀卷官被旨脩皇朝經世大典為總裁官三年拜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餘如故今上皇帝入正大統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赴上京議事公在召列及還大都以病謁告歸家元統二年遣使賜上尊酒金帛召還朝使者至郡疾作不能行而歸至正三年勅修遼金宋三史欲用



公總裁或陳其病狀母苦其遠行奏積將上而止朝使  
有自江右來者廷中大臣趨詢起居八年五月二十三  
日以疾薨于私第年七十又七大風飄瓦拔屋前後巨  
木數十株治命以深衣斂母用浮屠明年己丑八月二  
十一日乙酉葬邑之長安鄉道德里天寶山西之潭源  
娶浚儀趙氏系出宋秦邸前公四十二年卒累封雍郡  
夫人子安民趙夫人出也蔭奉訓大夫廣州路東莞縣  
尹轉奉直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陞奉議大夫吉安  
路安福州知州徐氏生男二人維摩奴七十女一人俱  
早夫劉氏生男一人憲孫女一人藥藥適譚綬郭氏生  
男二人長延年以廣東帥府奏差授武緣縣博合岩巡

檢次翁歸業進士馬氏生男一人高門甫弱冠孫男五  
人其蓋嘗論公家世勲績文懿事唐文皇博學洽聞偉  
節謹論忠貶魏徵而始終無疵葬陪昭陵像圖凌烟忠  
肅當今海陵南侵至江以儒者一戰而却之思陵在江  
上歸禪位阜陵金易其國書南北勢始定阜陵遂相之  
功烈不卑矣及公之身遇聖代事九朝鋪張皇猷位列  
法從與文懿忠肅後先七百年照映史冊嗚呼盛哉又  
嘗論公家學禮部公與臨邛魏華甫成都范文敬李微  
之講學蜀東門外為西南道學之倡他日以學為政參  
蜀制閩自請行邊却敵兵數十萬人守簡州憲蕪安路立  
保置屯田得流民三十九萬餘以實邊鄙敵不敢犯參



政公克振滄江先生之文學吳公稱其為文清醇典教  
江右湖南簡拔俊乂如南陽李木魯聃子翬後多顯融  
號稱知人吳氏學未盛行首與藁城董公表章之使大  
有名於時時楊夫人早得見山先生春秋之旨從父平  
舟先生以道學自任當時夫人未笄盡聞其說景定甲  
子慧出平州草封事於家夫人侍側進曰從父當辭位  
久矣平舟嘆曰汝曷不為男子生我家耶及歸虞氏以  
家庭所親得者教其子公資質之粹學識之正豈獨得  
之父兄師友而已公在成均思正化本以媿士習上丁  
監禮殿上伴讀劉生被酒失儀公命扶之出明日聲其  
罪削之貴近有為生謝過者公持不可蒙古生欵者傳

仁皇東宮諭旨姑薄其罪公以吏牘列生罪狀咨詹事  
院以啓仁皇更是公所為由是益知公賢踐胙後以中  
書平章李道復領胄監事公與李公議歲貢法謂舊法  
以制祿立程誘諸生以進學如是則雖勉弗善請於衆  
中擇靜重有識嘗試以事者歲薦二人上親擢而用之  
以為勸李公亟言於上行之會李公去位不果已而拜  
臺臣為祭酒召四方名儒為司業銳然有責成之志公  
與同列講求以副上意有好為異同者撓之司業授勅  
去公亦以病免諸生之賢者卒業私塾居數歲不絕其  
在集賢上議極陳學校之弊其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  
學校者士所受教以至于成德達才者也今天下學官



猥以資叙強加諸生之上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諸生亦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斯道之立可乎偏州下邑之士無所見聞父兄遣子弟入學初無必為學問之意師友之從游亦莫辨其邪正然則所謂賢才者非天降地出有可望之理哉今既莫若求經明行脩之成德者身師尊之求以至誠庶幾德化之及斯民有所觀感其次則求操履之近古而不為詭異者經義守正說而不尚竒論者為衆推服而非鄉愿者延致之使教學者他日當有所發也又其次則取鄉貢之退者其議論文藝猶賢於汎汎莫知根柢者也朝臣躡其論而憚改作初考會試議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註合有所

王將以一道體同風俗者非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恩深遠恐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人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使求賢之意狹而差自此始也又嘗經筵講罷上言東南海運勞險因謂京師瀕海以東至於遼碣皆荏葦之地潮汐日至淤為沃壤宜用吳人圩田法築隄捍水為田募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請耕官授以地而定其畔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而視成情者易之勤者物地力之高下定額於有司以漸而征之五年有積蓄真授以命就其儲給之祿十年然後佩以符信如軍官法世襲之庶可寬東南歲餉之役可



得民丁數萬衛京師制島夷又因使富民役仕之志遂  
而江海求食民有所歸凶歲不至為盜今海口萬戶之  
立頗宗其說而未盡用其法云關中大饑公建言大災  
之後土曠民稀可因之以行田制擇一二有仁術知民  
事者為牧守寬其禁令使得有為因舊民所在定城郭  
閭里治溝洫畝畝之法招其流亡勸以樹藝數年之間  
復其田租力役春耕秋斂量有所助久之遠者漸歸封  
或漸三交望相齊風俗日成法度日備則三代遺規將  
復見於虛空之野矣天子稱善群臣未有相其謀者太  
史院教授雒陽楊茂先知造律候氣之法試用於郭太  
史有微曉律曆為一書其法以進而考其辨極簡失當

知公研究是學屬潤色之公慨然整治其書且告當道  
冀其見用茂先病死不見進今藏太史齊伯高家皇朝  
經世大典之為書公任其勞居多其目則周禮之六典  
其制則近代之會要其事則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總  
治中外百有司之事務而其牘藏於故府者不足則采  
四方之來上者叅之祖宗之成憲功臣之閱閱具存凡  
八百帙既進謂同列曰他日國史諸志表傳舉此措彼  
耳考公制作之志使究所長其為聖治裨益能使一代  
之風軌藹然先王之遺烈焉則其事業豈下於先世兩  
公之在唐宋哉仁皇末年謂近臣曰今儒者盡用惟虞  
伯生未顯擢耳俄晏駕而止英皇既居儲官議寶冊禮



有司講前代典故無所於考郵忠憲王拜住在太常雅  
器重公亟召公入議公曰世祖初年即命裕皇東宮後  
授玉冊金寶詔告萬方此我朝典章也何以前代為王  
以公言入奏上大說輒行之及相英皇力薦公可大用  
時居憂方省墓姑蘇遣使求之江西不得求之蜀又不  
得比返命而事變作晉邸御講筵見公氣貌溫和敷對  
剴切賜中統楮幣五十錠今上皇帝召公不至時賜臣  
下碑銘則諭旨於家撰述公侍起英閣求去者屢因言  
陝西田制得俞音徐進曰願假臣一郡試以此法行之  
左右曰虞伯生託此為一節計耳尚阜新廟成求使代祀  
久而後復而請補外則論旨若曰卿才何所不堪願公

未可去耳中丞趙伯寧乘間為之請怒曰一虞伯生汝  
輩不能容耶閣中日承顧問或應制作文皆寓規諫或  
遇事諫止出不語人諫弗能止歸家悒悒數日家人察  
知之不能詰其故也為讀卷官擬進士策問之篇倣中  
庸九經之目問所以宜於今之道次篇問九聖之學上  
覽嘉歎用其次篇一日受命草一勳舊封王制詞於內  
庭同列二人嘗為上所親信者密謂公曰上意姑與國  
公公如其言有頃丞相來自榻前趣進草甚遽公以草  
視之愕然公悟同列給已亟易其詞以進終無所言又  
一日受命記一古寺稍陳前代遺蹟有構飾於上者謂  
公前代相臣子孫適美前事爾他日入見上以是語之



對曰前代已遠臣庶子孫思其父祖固不忘其所事此  
可為忠孝臣愚不足以及此但臣以踈庸遭遇聖代致  
位通顯他日臣之子孫以臣遭遇世世毋忘本朝厚恩  
亦忠孝之勸也故臣謂能為此言於上前者亦必忠孝  
之人也上目近臣歎異之公坦易質直揚推人品質正  
文字臧否惟是之從無所顧忌故朝論屢以御史才薦  
之然亦以是賈怨動以危事中之賴人主察其無他以  
免惟篤孝友少與嘉魚令共學於家父子兄弟自為知  
己入以儗眉山三蘇嘉魚歿撫其孤遺如己子孟兄素  
以党庫解送官物至京道途折閱直數千緡公悉代償  
無難之遇麻弟渠及其孤妹皆盡恩禮常以祿養不及

其親退瑯琊不敢盡器盛暑不命童子揮扇曰勞人以  
佚己君子不為也生平知己大臣藁城董宣公保定張  
蔡公隴西趙魯公皆國元老趙之復相嘗面請召柳城  
姚公涿郡盧公廣平程公吳興趙公每與公論文輒以  
方來文柄屬之當世文士嘗經論薦後皆知名諸公受  
業為所推許今多公輔之器不可悉數公之為學非託  
空言每言先王建事立功必本於天理民情之實故教  
學者務欲貫事理於一致同雅俗於至情以是為圖治  
之本其於經則曰易之為書首尾完具於三聖人之手  
生乎千載之下仰觀千載之上以凡下之資而欲窺見  
天與聖人之道不可下此而他求也得江東謝君直之



說以先天八卦圖為河圖九數而九位者為洛書十數而五位者為五位相得之圖心雅善之或請著說則辭曰易道廣大苟得其自然之數何往不合先儒有成言焉存以俟知者於禮則曰學知先務莫切是經惟二載襍以後人所記變禮不可盡信其餘則二帝三王之遺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粲然可考不可以淺近言也屢欲通古今為一書以為後來考禮之助以官業不克就濼洛新安諸君子之書就其所存以極其至而慨夫吾黨之士知之者微矣於吳氏書亦然二氏之學往往窮其指歸即其徒叩其負挾有所見則為之大息曰學者不能潛心聖人之微言以明下學上達之要而欲

切究性命之源死生之說其能不引而歸之者難矣其為文自其外而觀之汪洋澹泊不見涯涘剡乎其中深靚簡潔廉劇俱泯造乎混成與四明袁公伯長清河元公復初友厚二人有著作必即公論之元初謂公文無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異將何以稱於世公謝曰誠不能也晚乃大服其言至大延祐以來昭告冊文四方碑板多出乎手其撰次論建與其陶冶性情黼藻庶品之作襍之古名賢之編卓然自成一家言客未嘗見其學書篆隸行楷題榜下筆便覺超詣以書名於世者譚之少讀邵子書領悟其妙題其室曰邵菴學者因號之曰邵菴先生然廷陛都俞朝野稱謂率多以字行其存藁



自題曰道園學古錄門人彙而錄之得應制十二卷在  
朝二十四卷歸田三十六卷方外八卷其散逸尚多間  
居雖久歸美報上之心仁民澤物之志未嘗一日忘之  
邑有平糶倉田淪於方外力言於當道復之邑大夫陳  
有容率同志作邵菴書院迎公講道其中以惠學子公  
欣然諾之落成而公薨在法公當進爵賜諡既葬而命  
未下玄於公有奕世之契最先受知叅政公博士之召  
公寔薦之朝同朝十年獎借非一故於是銘雖重於作  
而不敢辭銘曰

吁嗟先生衡山之高岷江之長磅礴深廣何可量也山  
英川靈合為天章變化倏忽何可常也君子用世前文  
耿光鳳凰鳴矣于朝陽也善人云亡士氣弗昌鷓鴣先  
鳴百草為之不芳也王良善御騏驥上驥孰能寘之周  
行也范冠蟬綏蠶績蟹筐孰能措之範防也載彼營魄  
返乎混茫朱鳥之舍離明之鄉也於粲遺文布濩四方  
琬琰之列名山之藏也吁嗟先生古有先哲兮知德知  
言知德不易知言尤難先生繼作兮誰謂九京九京可  
作兮百世弗諼大化幽默兮孰控孰搏芝草三秀醴泉  
有源天將以斯文兮厚公之子孫

碑文

曲阜重脩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



夫臣別里怯不華臣脫脫御史中丞臣達識鐵穆兒臣  
約治書侍御史臣鑄等奏監察御史言天曆二年十月  
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奏曲阜宣聖廟自漢  
唐宋金凡有隳廢必奉勅繕脩功成則勅之石衍聖公  
以舊廟將壞飾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  
旨省臣趣脩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落而  
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勅  
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為文奎章閣學士院臣屢屢為書  
侍御史臣起巖為篆以臺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為  
立石之賞制皆允傳勅臣玄俾序其事玄拜手稽首言  
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高陽文武敷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  
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俾以斯道凡天敘天秩  
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書贊易道備春秋而  
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  
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  
屬於天下以屬於己使得位設教即前敷聖人所為繼  
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  
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  
皇帝聖知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  
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世子孫世世  
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



東平以其全給備宣聖廟尋詔括金之禮樂官師及前  
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遣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  
初在藩邸多士景從比其即位太召名儒闢廣庠序命  
御史臺勉勵校官大司農興舉社學建國子監學以訓  
誨胄子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立提學教授以主領  
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弼輔大臣居多俊又內  
廷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存位三十五年之  
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討論之規裨益遠矣裕宗皇帝  
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  
治詔曰夫子之道垂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  
作新國者必當尊聖官教者必當崇奉既而

皇帝熹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禮儀  
以大率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  
百家以造天下士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  
鉅觀廓開彌文明宗皇帝嘆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  
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帝考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王  
夫人改衍聖公三品印章題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  
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緡俾濟  
寧路以備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  
功今上皇帝入纂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關里之役鼎盛  
山東憲司洎濟南總管蒞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  
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



棲樓閣之崇以度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黜聖  
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  
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  
以來繕脩宣聖廟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曆之  
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扶桑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  
水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治本實在茲矣有  
詔御史臣思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臣玄既叙顛末  
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倥侗顛蒙三五既作大道為  
公風氣日開民俗日漓道統絕續孰網孰維少昊之墟  
東魯之土誕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以生代天以言立  
我民極與天並存維皇建極專用其道百王軌範予以

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倭已用章時乃對衡天子  
拱大臣承弼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  
大宗興文首法孔聖世祖龍飛多士屬心恢弘文治濬  
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裕宗  
溫文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  
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括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  
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蓄德懿文文  
宗績緒聖聖克肖乃開奎府廼飾孔廟今上嗣位丕式  
大猷勒石新廟宏賁洪庥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統紘  
綬袞裳衣襟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  
我元叢教極被堪輿豐舍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



道之壹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執我道樞相我  
熙朝濟民唐虞謏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獻謨寔用歸  
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

江陵王新廟碑

大元至正七年某月制故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  
贈佐平南紀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楚國公謚武定阿里海涯改贈宣威服遠輔德翊運  
功臣進爵江陵王官職勲謚如初制下王之諸生以舊  
廟在天臨郡治之義和坊者襍於闐闐廟貌弗肅徙於  
故第之側作正廟七間中肖王像後堂稱是別作神主  
父祖子孫咸列于位歲遇王之忌日祭像前廟時祭嘗

燕設生後室罇俎籩豆壹遵古遺廟之門庶垣墻崇大  
厥制克稱封爵享祀之庖齋宿之舍祭畢飲福之所各  
有序置經始於六年之秋落成於是年之冬曾孫慈利  
監郡阿思蘭海涯至瀏上謁玄記之惟王建國為國家  
表功之極榮子孫旌德之盛典具載國史玄請舉其華  
華大者揭而書之麗牲之石庶幾觀者知王之功在社  
稷德在人心所為不朽者寔在于茲玄博觀天下大勢  
古今以江陵平江南者四代焉未有不先得荆州而能  
得天下者晉以王濬益州舟師下江陵而吳淦隋因宇  
文氏先取蕭譽江陵之北用以圖陳而陳亡趙藝祖即  
位之初即命慕容釗將兵假道以伐湖南延釗至江陵



襲降高繼冲由岳趨湖南周保權平然後東舉閩越西  
舉巴蜀南唐稱臣我世祖皇帝征宋既渡江阿里海涯  
以偏師搗江陵既而拔之由是進兵遡洞庭薄長河遂  
平湖湘聲震南海丞相伯顏以大兵順流而東徇吳越  
傳臨安宋主納款故今之善言兵者謂王先取江陵其  
功不在伯顏下向使江陵未附是時東蜀猶宋地也萬  
一宋人合荆蜀之兵以闚江漢雖勝負素定然豈萬全  
之策哉王下江陵降高逵捷書至上為之大燕三日手  
書以勞王誠以荊州定則東南之勢定矣厥後王建省  
湖湘分兵嶺嶠恩威並翔悉有其地宋太師既燔其孤  
臣謀立兩彝王於閩海文天祥亦舉兵江而湖南廣右

王承制署吏勞來既久人心已安勢難動搖尋自覆  
茲今善論功者謂王於斯時綏定湖廣視先取江陵之  
功亦未易以高下論也抑玄嘗聞長沙先轅縉紳大夫  
言王初圍潭州守臣李芾嬰城固守者三月餘芾死力  
盡諸將乃開門入我師同列兩叅政怒其後降欲屠其  
城王持不可兩叅政不從遣使入奏王亦遣使附奏於  
上皇曰臣初祖征受命陛下首以曹彬下嶺南不殺人  
為訓今潭州城已降同列疾其拒命之久欲徧其民臣  
誠不敢負陛下先詔昧死為民請命叅政使偶先至京  
半月上詢知不自王所來疑之未即召是有項王使至  
亟召入內得王奏大喜曰阿里海涯言與朕志正合乃



召參政使入切責之若曰國家征南非貪其國欲使吾德化均及其民人爾今得土地而空其城政復何為汝不稟命主將輒為異同當正汝罪以汝薄勞今姑貰汝後復敢爾必寘汝法其從阿里海涯慰安吾民毋或異議使者往復十有四日奏下王布宣德音城中官民士庶道俗男女貴賤長穉亡慮百萬游魚在釜寄命頃刻賴王一言易骨而肉由是列城聞風歸附相望未及暮年南盡八桂冒于南隅悉歸職方王之威惠其盛矣哉夫天之為德莫大於好生聖人一天下之道莫先於不嗜殺用兵之不祥莫大於殺降殺降之慘尤莫盛於屠城將家一念之烈流毒數世其後嗣盛衰之報百不夫

一豈獨曹彬曹翰為有徵也王之子孫多賢文武才器代有聞人天之報亦昭昭矣雖然國家先定臨安後平淮東今追爵伯顏淮安王表武功之所終先定江陵次平臨安追封王以江陵之地表武功之所始燬二王之論定天下混一七十餘年矣王家世北庭阿里海涯其小字也及貴以小字行其世系之詳見故翰林學士承旨姚文公燧神道碑銘玄既述功德之大者以遺後人復作迎送神詞曰出師四方訓以不殺惟江陵王受命徂征卷甲西南荊州底平揚旗洞庭和風鳴條駐軍長沙以逸制勞湘人籲降王寔活之三軍不刃王寔過之土田第宅賜在湘野僮客千億是畊是稼奕奕新廟于



湘之壇犧牲粢盛歲取湘沅朱弓金鐘新廟是歲鍾鼓  
鞀鞀牲肥酒香王徠徐徐旗旄獵獵湘靈嶽祇惟是震  
疊王降庭止有蕃胤祉繩繩曾孫以享以祀曾孫繩繩  
自雲祖仍江漢同流汝功匹休皇家百世吾王不留言  
從世皇世皇遐征曠曠八荒乃勝南顧維此荊州曰汝  
之功荊州汝功朕世服膺今我嗣皇王汝江陵王拜稽  
首曰德天威神筭天授荆人來歸洞庭泱泱湘水是匯  
三有曾孫廟祭來會國利利忠家利利孝忠有旂常老  
有廟貌王來風雨王去日星焄蒿昭明曾孫以寧廟貌  
弘敬曾孫衆多挽留莫從屢舞以歌有朱斯靡有雕斯  
俎工歌颯颯福祿來祐載奉雕俎載闔朱扉萬有千祀

王無我遺

洞淵閣碑

太極判二氣分陰陽各究其變後天設六子六雷風獨  
彰其烈陰陽究其變而數行理氣之中雷風彰其烈而  
神寓造化之表迨夫世別醇醜位殊幽顯札瘥水旱若  
有握其柄者矣生殺予奪若有尸其職者矣道也者範  
圍乎兩儀法也者檢押乎品彙由是保制阨運道稱主  
宰攘除凶妖法入機用考夫漢儒列五時之名而祠禱  
盛周官書十日之號而符呪興司厲有秩而祭于國祛  
疫有典而儺於鄉其所由来不既遠乎斯則洞淵之閣  
作於石晉之年端有自矣夫惟五季否塞群黎憔悴時



有神入拯世者出是殆旻天覆下之仁維伏魔三昧之  
尊寔神霄九帝之一以無為制動以不怒示威觀厥圖  
回漠然飛朕爰自黃冠道士肇跡天成青衣道童接武  
淳化歲歷四百功施億兆稽諸郡誌酌以輿誦禦民大  
陵之患已民雩壇之嗟感應捷於鼓桴枉直明於槐棘  
至若樹降魔之幢于雲間得斬鬼之符于地下沴氣以  
之而屏息靈文由是而宣朗繼道童而神效者有大夫  
曰章氏焉初三層之神居表一郡之傑觀雖燼隣寇具  
存遺規里人評事彭梅叟獨割己貲追還舊貫驅五丁  
之力以鑿石掄百尺之材以荷棟揭洞淵於絕頂用縱  
凡目頽東陽於上層繼曰聖境中標諸天福寶閣之稱

朝元著璇璣之會索陽肖像七御儼如天宮伏魔  
專候諸天列叙帝馭朝元距地而稍近飛仙齊班而上  
越直北而勢題極高明綺䟽透乎初日藻繪留乎行雲  
閣後崇燼其名虛皇贊府歐陽確旌表彭知微哀衆力  
之所作也燼後累榭以奉三寶居七周繼祖李必興踵  
義士之所為也三棟中達兩廂傍峙左挾之屋重上懸  
鐘千斤右挾之屋如之鳴鼓百里左廡則薰南鐺崇勳  
作天師閣右廡則潭東劉龍祥作三官閣東為延真觀  
舊主洞淵新侑玄帝北坡彭仁叟之所剏其神遷自壬  
癸福地者也北為鳳林橋上引鈴岡下通青原茂林楊  
學周之所建其意比擬河漢閣道者也神幣燎而不炊



其爐曰光明藏神泉引而無害其井曰清淨源每歲上元設齋半月金碧炫轉於西東琉璃晃耀乎表裏張燈如漢大乙蹤跡通宵而可行題榜若魏凌雲鬚髮望空而欲白劫利兜率彼皆鋪張華林鬱羅孰得遊覽故夫地位之高有若茲閣神人之好信在于樓宇而况發武功過孤川山脉鍾具秀矣導攸輿匯盧洞江流蓄其靈矣城濠通龍湫之穴郡市布蜂房之居要之地固以仙而名境亦資人而勝鍊師雲窓周孔鼎靜嘿蕭宣德西叟李應康玄門之梁招羽帔之冠弁品登真錄功播珠庭者也守約曾從龍省齋歐陽慶祥翠峰彭大同坦菴施端履斯立曾廷暉靜學劉孔彰矮窓蕭惠通無為王

雷發洎夫桂林可心之劉曰元亨曰道弘環中激川之彭曰克恭曰道明塵外之曾曰貴寬適吾之劉曰益新皆宗證之幹蠱冲侶之裒謙能使丹芝之茹有圃青精之飯有田扇離坎而液祥金起般輸而獻神伎然後聲鏗律呂之和器備天人之供者也貴寬幼從先人來數真誦及長離俗之志勇提身之律嚴佩混元之祕章茹抱黃之梵炁搗訶而百靈集禁檜而諸福臻為茲山而徵壽斯道於來齋真其人也與嗟夫赤明延康坐更歷劫勾芒玄冥迭御四時洪惟皇元昭授神策歲宗群望代闡釐事切意洞淵之於明時正猶希夷之於衆物人見主張之功若無事者孰知輔翼之惠又振德之手



雖然商顏延德人之居當疵癘之年亦獲免是華封居  
放勛之世舍富壽之祝則何以哉載揚洪庥請志善頌  
銘曰粵若邃古大和磅礴柔剛相乘饒之紛錯情滋偽  
生氣羸於作道惟虛集庶物橐龠神靈精聚九圍郭郭  
閩晉非据烝黎罔託煜燿江沱晝火其燭軫野遘災帝  
衷是愕維時洞淵受命碧落相爾黃冠袖我玄鑰荊氛  
蕙歌襍穢吞惡道心剗螟善氣辟蠹三樟巢鳳孤笛舞  
鷦爰欵冲遊誕轟空閣琪樹層柯金枝重萼翺升華拱  
疊樓朱構飛廉霄騫天祿雲踏赫曦雕攏鮮姦虛箔帝  
真燕娛營衛揮擢區旌吳回函琛海若祝融灌烽蓐收  
噤噤年降隻康歲興長樂士勤竹素費力錢鍊商通任

輦工世梨瓊征行靡占疾疾勿藥皇風載熙大道斯廓  
罔俾仁聖職憂民瘼神之格思萬壽攸酢

曾塵外鍊師來求洞淵閣碑惜予久病不能親書煩  
致意青城楊奉禮為余雙樞筆作漢隸書之歲久當  
與韓擇木桐栢觀記爭先進而方駕漢魏可也如字  
多碑窄可做張長史郎官石用小楷書之青城皆足  
辨此故以相屬也

元封秘書少監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  
行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張公先世碑  
皇元勅有中原搆建侯伯經營四方濟南張氏得國於  
齊在東諸侯中脩臣職甚謹權府歷城張公受命我元



為齊陪臣父子相承屢攝齊政內治新政外禦強隣彌  
縫周旋使齊事我元甚忠故張公有功齊人甚大世祖  
罷侯歷城子孫仕于天朝仁宗繼述祖訓開科取士延  
祐甲寅有臣起巖首貢于齊明年乙卯大廷策士擢第  
一人寔歷城張公曾孫多士偉之父中秘書齊公範頌  
德高年生受顯爵及其即世子仕日宗贈典日厚今皇  
上續緒起巖列官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追封齊郡公推及大  
父贈封有差至元二年三月十日上御厚載門奎章大  
學士臣沙臘班從言於上曰侍講學士起巖服勞累朝  
恩賚先世將為碑銘垂諸久遠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

製文奎章閣學士燮燮書丹奎章閣承制學士師簡蒙  
其碑首以賜上允其言於是臣玄承詔討論張氏本章  
丘人遠祖逸避兵難贅禹城吳氏家生三子曰某季曰  
寅娶高寅二子長曰敬宗娶燕三子長曰道娶李一子  
曰迪字言甫是為懷遠公寔權府府君之父中秘書齊  
公之曾大父也姿貌偉傑膂力絕倫臂環石獅子起行  
戲與里中少年角無敢嬰者狂蹶無賴遇輒以力伏而  
拱之善騎射能兼控二強弩縮絃着指連發俱滿軀幹  
才力中募版本軍三翼都總領金人南遷寓迹農業齊  
國張忠襄公行尚書省濟南招致帳下用戰功遷濟南  
兵馬鈐轄城中更兵燹公私解舍盡炊忠襄命權府事



公善繕郭建府治畫閭里招流亡駸復舊觀時有隣寇  
晝旂夕柝斥堠明肅衆賴無恐行省自水岩還治拜懷  
遠大將軍元帥右監軍濟南府推官佩黃金虎符仍提  
領歷城縣事忠襄南征存命留後公蒞政庶平號稱良  
吏兵後民稀城內外多閒田召民占射墾為永業已獨  
無取事平從民買田城北浹河生平治產不求豐腴纔  
足即已嘗曰吾祿足以給衣食居足以避風雨安用怙  
勢殖私以為子孫累為吾志玷耶娶李追封齊郡夫人  
一子福字顯祖是為權府君雄健府君雄建有父風尤  
孝敬好學讀春秋左氏傳貞觀政要能背誦年十九嘗  
重午日與諸將馳射柳園武堂下一發命中身手驍捷

忠襄嘗補列校歲庚寅後朝和林預議伐金後取邳圍  
沛食盡其將率敢死士夜斫營謀突圍出府君力戰却  
之退擊剽其壘而還詰朝沛陷給白金符為中書奏差  
從攻宋斬黃有功縣官增諸路兵濟南調二千三百人  
齊人繹騷奉省命謁於上曰兵興民疲後無虛歲今又  
增兵物情易駭盍寢其命以安危疑敷對詳懇上大悅  
從之准舊制丁二十人調一餘罷不行得旨駟還所過  
宣上德懽聲如雷擢濟南軍民鎮撫都彈壓行中書省  
牙魯瓦赤建議常征外增銀六兩視絲綿中分折輸嗣  
侯宣惠公將遣使入奏而難其人府君請行至白藩王  
曰新邑民已定正賦今又增額將不堪命王以聞命遂



罷遷兵馬鈐轄府事後宣惠私覲面陳上前乞休兵息  
民以養其力上嘉納之侯解玄貂玉帶以旌其忠侯薨  
即藩王所奉子宏朝和林宏嗣國是為武靖公府君歸  
力請致仕進諸子曰吾輔齊國三世朝會征伐未嘗不  
從今五十有六其歸休之時乎年七十一終居家處官  
教子人取以為法娶楊氏鎮國上將軍左副元帥通女  
弟有淑德孝行追封齊郡夫人五子中子鑄山字宣卿  
一字仲宣號黃臺野客是為天官齊侯英邁豪爽幼負  
奇節讀書通大義交友重然諾布衣以大任自期古人  
自易出中庸大學授諸子曰爾曹歎此宰相可能也襲  
官嘗宰歷城讓其丞段而已丞之祿入均惠族鄉稍贏

與賓客擊鮮為高嘗每傾已贖人已價不悔人負不  
至元官制行遷官臺監場管勾辭不赴改博州錄事判  
官轉陞東昌仍其任居官介然官滿赴調常攜南產治裝  
逆旅雖至之絕人或周之非義不取能工書得黃豫章  
米襄陽筆法至元癸未十月十八日卒薊南城年四十  
九以孫首初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齊  
郡侯娶安氏山東行省左右司郎中圭之女累封齊郡  
夫人二子長範次高蚤卒三女長適程氏夫亡貞節次  
適宋某次適侯瓚範字議甫號孟齋是為中祕書蚤穎  
悟長博學強記先侯守官清約家無宿儲公深自貶損  
藏以為養及厝葬如禮嘗寓平原德平鎮因古堤架屋



為童蒙師或踰旬時不出門人號不下堤先生性不事  
華靡篤學信道尊聞行知善善不倦惡惡不避學者擬  
諸古人歷仕維州學正寧海左翊侍衛教授除四川等  
處副提舉子貴封集賢待制奉議大夫驍騎尉歷城縣  
子加封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驍騎都尉齊郡伯天曆戊  
辰正月二十七日就養京師卒年七十有七贈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齊郡侯加贈中大夫河  
南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齊郡公公  
善吟詠富著述有蓬窓葦室齋旅齋二集能大小篆隸  
行楷皆通勁有體娶丘氏先卒再娶薛並封齊郡夫人  
二子長起巖薛氏所出初授集賢修撰遷國子博士監

至司業歷翰林待制監察御史中書右司員外郎郎中  
兼經筵官轉太子左贊善燕王司馬拜禮部尚書參議  
中書省事陞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  
史尋以本官知經筵事出為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  
未行奏留侍講進知經筵俄除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  
御史娶某氏封齊郡夫人次如古國子伴讀大司農掾  
娶某氏孫男二順孫堅孫女一初玄登第出起巖榜下  
同朝十年入翰林為僚友齊公之墓玄為之誌先玄父  
渤海侯蒙恩賜碑上勅起巖故玄聞命不敢以固陋辭  
唯張姓之始軒轅子青楊之子揮觀乾文制弓矢因得  
姓濟南忠襄爰聚歷城姓同一初始奮以武終顯以文



君臣相須蕃屏王室後先封齊豈偶然者懷遠公賁育  
之勇至於治國仁如鄭僑廉如晏嬰撫民乳雛如療飢  
渴權府府君生而忠孝資備文武盡瘁所事勤施於民  
旂常司勳伏臘里社殆未為過齊侯志崇心庠尚友往  
指齊公真脩實踐蔚為醇儒四方功德積久發閔宜厥  
後人出際熙世衰然倫魁為國羽儀迨其立朝凜有風  
節舒徐進退求福不回豈非先世嘗有豪傑偉人稟賦  
數龐果究厥蘊氣鍾子孫才器深茂福澤與俱我國家  
因以得名世之士哉抑功及民者未食其報造物以遺  
其子孫哉推其所自是宜為銘銘曰自古有國文武迭  
張顯允歷城齊姓之將代有鼎士奮于齊疆經緯文武

與世相當國初戡定歷城父子有力如虎世為齊邦  
治其府區宅畷田民奠環堵既輯其民又禦其侮夫優  
維何民訖可休有增乘賦是克是培夕馳我馬朝告厥  
猷天子曰嘻予嘉汝謀為是暴斂我民何郵欽哉爾往  
獻納是壽命爾勗爾侯度是脩爾田勿萊爾政勿苛農  
弛勞于野士畜銳于家時維張公惠齊孔多齊轄日膏  
齊廩日盈張氏獨貧三世筆耕豈善治國而不知治兵  
有遯黃臺有數德平蓄德陳陳發聲旬旬宜侯宜公庶  
其哀榮累洽重熙時尚維文有偉國彥積文策勳奏篇  
大廷上曰不群繩武乃祖蓋忠我君出敷王言入贊聖  
謨踐敷政塗匪臺伊閣德容溫溫良玉善琢維仁騶虞



惟瑞鸞鸞上勅詞臣考德誦義錫朕寵命誅其先世有  
貞斯珉有元斯竈曾其揚休式勸有位

元贈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趙國公謚忠靖馬合馬沙碑

國家彌文百度惟貞納民軌範垂則永世於是群公先  
正先朝臣隣敷陳申命賜誅昭天漏泉罔不承休元統  
二年九月壬子中書平章政事臣撒迪臣闊里吉思等  
言於上曰戶部尚書臣忽都魯沙乃祖也黑迭兒乃父  
馬合馬沙事我世祖皇帝懋建嘉績仁廟在御並贈太  
傅封趙國公今將為碑其勅翰林直學士臣玄製文侍  
讀學士臣起巖篆額戶部員外郎臣楊益為書以賜制

可臣玄受命退閱故府得故學士桶行詞及忽都魯沙  
具事狀來乃叙而銘之思昔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  
必有多才藝之臣共成厥功爰及後主繼體守文亦必  
有世爵祿之臣共享其利有虞共工之官成周宮闈之  
守後世子孫著以為氏其可徵也考功記曰國有六職  
百工居其一國詩定之方中之傳大夫有九能第一曰  
建邦命龜夫六職者王公論道大夫立政在焉九能者  
使臣造命師旅誓衆次焉以是知審曲面勢之為職揆  
日作室之為能方是數者厥用大矣我元造邦臣若也  
黑迭兒若馬合馬沙功居六職之一才擅九能之先贊  
體國之謀濟世官之美是碑為宜按也黑迭兒系出西



域唐為大食國人世祖居潛已見親任己未南征還幸其弟也黑迭兒聞乘輿至衣地金縷以藉馬蹄尋裂金縷分惠從官上深納其勤欵庚申即祚命董茶迭兒局九潛邸民匠隸是局者悉以屬之茶迭兒云者國言廬帳之名也是年九月錫金虎符護以璽書至元三年定都于燕八月授嘉議大夫佩已賜虎符領茶迭兒局諸色入匠總管府達魯花赤兼領監宮殿時方用兵江南金甲未息土木嗣興屬以大業甫定國勢方張宮室城邑非鉅廉宏深無以雄視八表也黑迭兒受任勞勩夙夜不遑心講目算指授肱毫咸有成畫太史練日圭臬斯陳少府命匠冬卿掄材取貲地官賦力車騎教護屬

功其屨不億觀闕端門正朝以宮儀殿掖承明之署受釐之祠宿衛之舍衣食器御百執事臣之居以及池塘苑囿游觀之所崇樓阿閣縵廡飛簷具以法故後不厲民財不靡國慈足使衆惠足勞人功成落之馳賞稱首歲十二月有旨命光祿大夫安肅張公柔工部尚書段天祐暨也黑迭兒同行工部脩築宮城乃具奮錘乃樹楨榦伐石運甃縮版覆篲飛人子來厥基阜崇厥址矩方其直引繩其堅凝金又大稱旨自是寵遇日隆而筋力老矣紀功太常攸效欽崇部人鑿石作像髭髯咸肖沒置墓舍族屬見之謂其非法謀棄隱處世祖夜夢也黑迭兒若有愬事狀如生平明發召詰其家以像事



告亟命止之賜楮幣萬緡作祭事其子馬合馬沙實世  
其任大駕時巡上京出狩近郊入門南植帷帳預存風  
雨收除燥濕具宜齊祭張次燕享設幣制作疊出等威  
以張物絕濫惡工極縝緻亦既歷年小心匪懈數被殊  
眷積階正議大夫遙授工部尚書領茶迭兒局諸色人  
匠總管府達魯花赤以終四子長曰蜜兒沙蚤世次曰  
木八刺沙以正議大夫領茶迭兒局仕至元貞授工部  
尚書次曰忽都魯沙白餘杭浦江監縣歷江南陝西兩  
臺監察御史轉漢中僉憲雲南行省都司入為戶部員  
外郎內臺御史大都路同知出為南山淮泗兩憲副杭  
州為總管復入為大都路達魯花赤再出為濟南總管

三入為大興府尹十五遷為正議大夫戶部尚書次曰  
阿魯渾沙不仕孫烏馬兒寔蜜里沙子當襲是官以幼  
乃用阿魯渾沙子歲里沙繼領茶迭兒總管府達魯花  
赤烏馬兒既長授揚州織染局同提舉先世木八刺沙  
請于朝制贈也黑迭兒效忠宣力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敏娶忽都魯也識封趙  
國夫人又贈馬合馬沙推誠資治功臣太傅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諡忠靖娶烏刺繼忽都並封  
趙國夫人至是忽都魯沙中外踐履不失今譽有司厚  
往飾終施及祖禰厥有繇焉人臣盡忠所事信必有後  
玄惟考周官之法誦楚官之詩執太史之簡為小史之



謂有君命焉不辭卒葬歲月事在廣石不書二代共為  
一碑用漢薛君劉君故事銘曰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  
產異珍戶饒良匠匠給將作以實內帑人用才請邦周  
攸爽維忠敏公外諲中朗機警赴功敬慎事上私第翬  
翼南還駐仗載我路焉地布美湯左右世祖羽翼雄創  
受命繕營廓智弘敞建梯設梁九軌夷曠滄木棟陶高  
夫于往取鍛取厲于刻于礪有盈斯覺有闕斯抗皇皇  
紫宮民極環仰軒轅綴列鈞陳聯象黃龍負柱金雲  
榜六寢儼美百雉侔狀心誌問架目詣尋文手聯算  
心齊保障詒彼忠靖世覽虛帳旣施重雷覽抗百兩秦  
蓋封樹唐衣况獲身親國用事盡金銀相尋雲來

是效熙庸帝綽佩寵天授業盛局奕光流時靈亨碑塔  
道貞石詔像夢徵長若秩冠寅亮明文撫原樾賦謚壙  
雍都疇故洛宅敦助企蹤保奭媿績肅相



圭齋文集卷之九終





